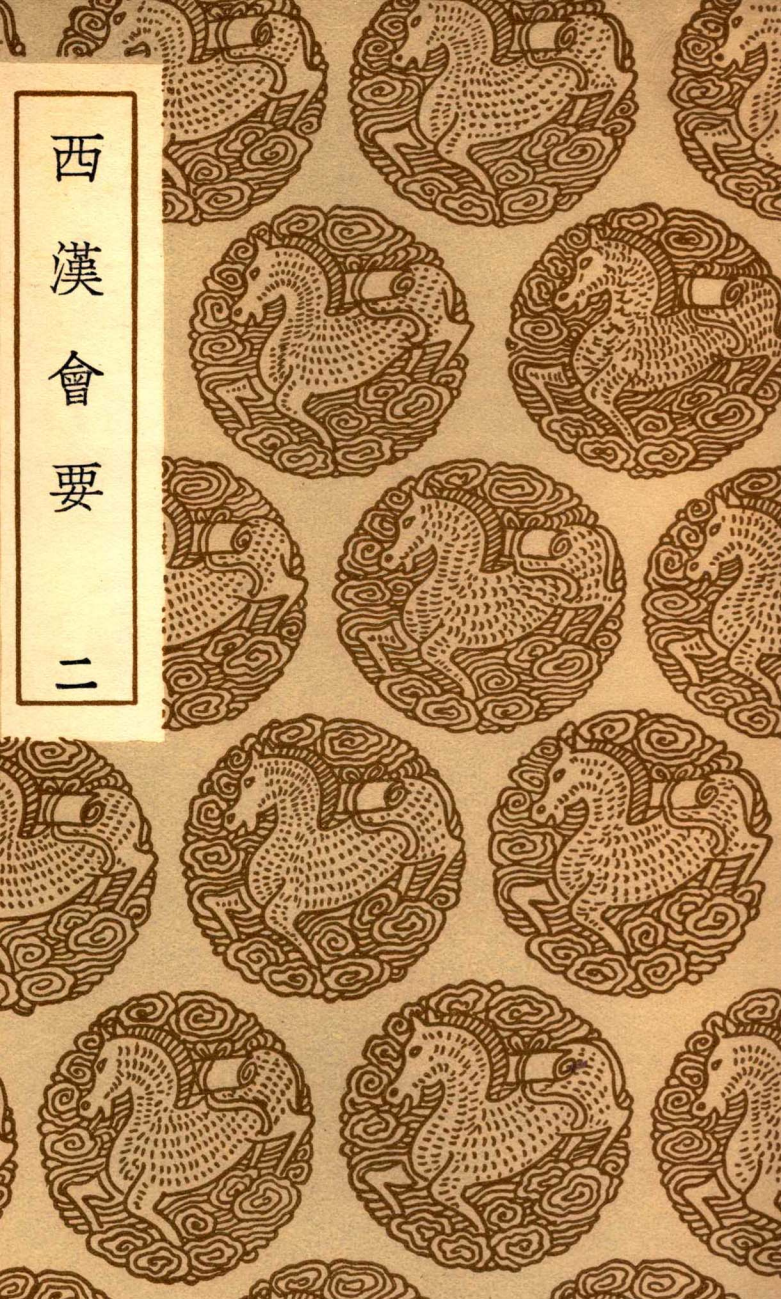


西漢會要
二





西漢會要

(二)

徐天麟撰

西漢會要卷五

宋徐天麟撰

帝系五

諸侯王附雜錄

漢興之初。海內新定。同姓寡少。懲戒亡秦孤立之敗。於是剖裂疆土。立二等之爵。功臣侯者百餘邑。尊王子弟。大啓九國。自雁門以東。盡遼陽爲燕代。常山以南。太行左轉。度河濟。漸於海。爲齊趙。穀泗以往。奄有龜蒙。爲梁楚。東帶江湖。薄會稽。爲荆吳。北界淮瀕。略廬衡。爲淮南。波漢之陽。巨九嶷。爲長沙。諸侯比境。周市三垂。外接胡越。天子自有三河。東郡。潁川。南陽。自江陵以西。至巴蜀。北自雲中。至隴西。與京師內史。凡十五郡。公主列侯。頗邑其中。而藩國大者。夸州兼郡。連城數十。宮室百官。同制京師。可謂播枉過其正矣。雖然。高祖創業。日不暇給。孝惠享國。又淺。高后女主攝位。而海內晏如。亡狂狡之憂。卒折諸呂之難。成太宗之業者。亦賴之於諸侯也。然諸侯原本以大。末流濫以致溢。小者淫荒越法。大者睽孤橫逆。以害身喪國。故文帝采賈生之議。分齊趙。景帝用鼂錯之計。削吳楚。武帝施主父之冊。下推恩之令。使諸侯王得分

戶邑以封子弟。不行黜陟。而藩國自析。自此以來。齊分爲七。趙分爲六。梁分爲五。淮南分爲三。皇子始立者。大國不過十餘城。長沙燕代。雖有舊名。皆亡南北邊矣。景遭七國之難。抑損諸侯。減黜其官。武有衡山。淮南之謀。作左官之律。設附益之法。諸侯惟得衣食租稅。不與政事。至於哀平之際。皆繼體苗裔。親屬疏遠。生於帷牆之中。不爲士民所尊。執與富室亡異。而本朝短世。國統三絕。是故王莽知漢中外殫微。本末俱弱。亡所忌憚。生其姦心。因母后之權。假伊周之稱。顓作威福。廟堂之上。不降階序。而運天下。作謀旣成。遂據南面之尊。分遣五威之吏。馳傳天下。班行符命。漢諸侯王。厥角鬻首。奉上璽韞。惟恐在後。或迺稱美頌德。以求容媚。豈不哀哉。諸侯王表

文帝時。制度疏闊。諸侯王僭擬地。過古制。淮南濟北王皆爲逆誅。誼上疏曰。高皇帝以明聖威武。卽天子位。割膏腴之地。以王諸公。多者百餘城。少者三四十縣。德至渥也。然其後十年之間。反者九起。諸王雖名爲臣。實皆有布衣昆弟之心。慮亡不帝制。而天子自爲者。擅爵人。赦死辜。甚者或戴黃屋。漢法令非行也。欲天下治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亡邪心。令海內之勢。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從。諸侯之君。不敢有異心。輻輳並進。而歸命天子。雖在細民。且知其安。故天下咸知陛下之明。割地定制。令齊趙楚各爲若干國。使悼惠王。幽王。元王之子孫。畢以次各受祖之分地。地盡而止。及燕梁它國皆然。其分地衆而子孫少者。建以爲國。空而置之。須其子孫生者。舉使君之。諸侯之地。其削頗入。

漢者爲徙其侯國及封其子孫也。所以數償之。徐天麟按也字合作他傳寫之誤也所字合屬上句一寸之地。一人之衆。天子亡所利焉。誠以定治而已。故天下咸知陛下之廉。地制壹定。宗室子孫莫慮不王。下無倍畔之心。上無誅伐之志。故天下咸知陛下之仁。法立而不犯。令行而不逆。貫高利幾之謀不生。柴奇開章之計不萌。細民鄉善。大臣致順。故天下咸知陛下之義。臥赤子天下之上而安。植遺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亂。當時大治。後世誦聖。壹動而五業附。陛下誰憚而久不爲此。賈誼傳

諸侯王雜錄

諸侯王金璽。鑿綬。掌治其國。百官表

高帝王子弟地。犬牙相制。所謂盤石之宗也。文紀

悼惠之王。齊最爲大國。以海內初定。子弟少。激秦孤立亡藩輔。故大封同姓以填天下。時諸侯得自除御

史大夫羣卿以下衆官。如漢朝。漢獨爲置丞相。自吳楚誅後。稍奪諸侯權。左官附益阿黨之法設。其後諸

侯唯得衣食租稅。貧者或乘牛車。高五王贊

高皇帝規土連城。布王子孫。是以支葉扶疏。異性不得間也。燕刺王傳

景帝卽位。鼂錯爲御史大夫。請諸侯之罪。削其支郡。諸侯謹譚。吳楚七國反。以誅錯爲名。丞相劾奏錯當要斬。錯已死。謁者僕射鄧公見上曰。鼂錯患諸侯彊大不可制。故請削之。以尊京師。萬世之利也。計畫始

行。卒受大戮。臣竊爲陛下不取也。於是景帝喟然長息曰。公言善。吾亦恨之。

鹽錯傳

景帝中五年。令諸侯王不得復治國。天子爲置吏。

百官表

武帝初卽位。大臣懲吳楚七國行事。議者多寬量錯之策。皆以諸侯連城數十。秦強。欲稍侵削。數奏暴其過惡。諸侯王自以骨肉至親。先帝所以廣封連城犬牙相錯者。爲盤石宗也。今或無罪。爲臣下所侵辱。有司吹毛求疵。笞服其臣。使證其君。多自以侵冤。建元三年。代王登。長沙王發。中山王勝。濟川王明。來朝。天子置酒。勝聞樂聲而泣。問其故。勝對曰。臣聞悲者不可爲絛歎。思者不可爲歎息。故高漸離擊筑。易水之上。荆軻爲之低而不食。雍門子壹微吟。孟嘗君爲之於邑。今臣心結日久。每聞幼眇之聲。不知涕泣之橫集也。夫衆煦漂山。聚蟲成羆。朋黨執虎。十夫撓椎。是以文王拘於牖里。孔子阨於陳蔡。此乃烝庶之成風。增積之生害也。臣身遠與寡。莫爲之先。衆口鑠金。積毀銷骨。叢輕折軸。羽翮飛肉。紛驚逢羅。潛然出涕。臣聞白日曬光。幽隱皆照。明月曜夜。蟲蟲宵見。然雲蒸列布。杳冥晝昏。塵埃掩覆。昧不見泰山。何則。物有蔽之也。今臣雍闕不得聞。讒言之徒。蠶生道遼路遠。曾莫爲臣聞。臣竊自悲也。臣聞社驥不灌。屋鼠不熏。何則。所託者然也。臣雖薄也。得蒙肺腑。位雖卑也。得爲東藩。屬又稱兄。今羣臣非有葭莖之親。鴻毛之重。羣居黨議。朋友相爲。使夫宗室擯卻。骨肉冰釋。斯伯奇所以流離。比干所以橫分也。詩云。我心憂傷。惄焉如擣。假寐永歎。唯憂用老。心之憂矣。疢如疾首。臣之謂也。具以吏所侵聞。於是上乃厚諸侯之禮。省有司

所奏諸侯事。加親親之恩焉。其後更用主父偃謀。令諸侯以私恩自裂地分其子弟。而漢爲定制封號。輒別屬漢郡。漢有厚恩。而諸侯地稍自分析弱。小云。中山靖王傳。

元狩六年四月乙巳。廟立皇子閼爲齊王。旦爲燕王。胥爲廣陵王。初作誥。武紀。

王子侯

主父偃說武帝曰。古者諸侯地不過百里。疆弱之形易制。今諸侯或連城數十。地方千里。緩則驕奢易爲淫亂。急則阻其疆而合從以逆京師。今以法割削。則逆節萌起。前日鼂錯是也。今諸侯子弟或十數。而適嗣代立。餘雖骨肉無尺地之封。則仁孝之道不宜。願陛下令諸侯得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彼人人喜得所願。上以德施。實分其國。必稍自銷弱矣。於是上從其計。主父偃傳。

武帝元朔二年春正月。詔曰。梁王城陽王親慈同生。願以邑分弟。其許之。諸侯王請與子弟邑者。朕將親覽。使有列位。於是藩國始分。而子弟畢侯矣。本紀。

大哉聖祖之建業也。後嗣承序。以廣親親。至於孝武。以諸侯王疆土過制。或替差失軌。而子弟爲匹夫。輕重不相準。於是制詔御史諸侯王。或欲推私恩分子弟邑者。令各條上。朕且臨定其號名。自是支庶畢侯矣。王子侯表上。

孝元之世。亡王子侯者。盛衰終始。豈非命哉。元始之際。王莽擅朝。僞褒宗室侯及王之孫焉。居攝而愈多。

非其正故弗錄。旋踵亦絕。悲夫。王子侯表下。

孝平元始元年。封宣帝耳孫信等三十六人。皆爲列侯。本紀。

宗室附雜錄

高祖七年。置宗正官以序九族。本紀。又百官表云。影正出屬籍。

孝惠內修親親。本贊。

文帝詔曰。諸侯王宗室昆弟功臣多賢及有德者。本紀。

四年。復諸劉有屬籍家無所與。本紀。

孝景三年。楚元王子藝等與潁等爲逆。朕不忍加法。除其籍。毋令汙宗室。本紀。

孝武元光元年。復七國宗室前絕屬者。本紀。

後元二年正月。朝諸侯王于甘泉宮。賜宗室。本紀。

武帝時。劉辟疆以宗室子。隨二千石。論議冠諸宗室。清靜少欲。常以書自娛。不肯仕。昭帝卽位。或說大將

軍霍光曰。將軍不見諸呂之事乎。處伊尹周公之位。攝政擅權。而背宗室。不與共職。是以天下不信。卒至

於滅亡。今將軍當盛位。帝春秋富。宜納宗室。又多與大臣共事。反諸呂道。如是則可以免患。光然之。迺擇

宗室可用者。辟疆子德。待詔丞相府。楚元王傳。

孝昭始元二年以宗室母在位者舉茂材劉辟疆劉長樂皆爲光祿大夫辟疆守長樂衛尉本紀

元鳳二年四月上自建章宮徙未央宮賜宗室子錢人二十萬本紀

四年正月丁亥帝加元服賜列侯宗室金帛牛酒各有差本紀

孝宣地節元年六月詔曰蓋聞堯親九族以和萬國朕蒙遺德奉承聖業惟念宗室屬未盡而以罪絕若

有賢材改行勸善其復屬使得自新本紀

地節四年劉德以宗正關內侯行謹重爲宗室率封陽城侯鳳澤侯表

成帝時劉向上封事言王氏一姓朱輪華轂者二十三人大將軍秉事用權五侯驕奢排擯宗室孤弱公

族其有智能者尤非毀而不進遠絕宗室之任不令得給事朝省恐其與己分權事勢不兩大王氏與劉

氏且不並立宜發明詔吐德音援近宗室親而納信黜遠外戚毋授以政所以褒睦外內之姓子子孫孫

無疆之計也劉向傳

建始二年罷博望苑以賜宗室朝請者本紀

哀帝卽位賜宗室王子有屬者馬各一駟本紀

平帝元始元年詔宗室屬未盡而以罪絕者復其屬其爲吏舉廉佐史補四百石本紀師古曰宗室爲吏者皆令舉廉各從本秩

而依廉吏遷之爲佐史者例補四百石

四年二月賜宗室有屬籍者爵自五大夫以上各有差。本紀

五年正月祫祭明堂宗室子九百人召助祭禮畢皆益戶賜爵及金帛增秩補吏各有差詔曰蓋聞帝王以德撫民其次親親以相及也昔堯睦九族舜惇敘之朕以皇帝幼年且統國政惟宗室子皆太祖高皇帝子孫及兄弟吳頃楚元之後漢元至今十有餘萬人雖有王侯之屬莫能相糾或陷入刑罪教訓不至之咎也傳不云虜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其爲宗室自太上皇以來族親各以世氏郡國置宗師以糾之致教訓焉二千石選有德義者以爲宗師考察不從教令有冤失職者宗師得因郵亭書言宗伯請以聞常以歲正月賜宗師帛各十四匹。本紀

宗室雜錄

高皇帝規土連城布王子孫是以支葉扶疏異姓不得間也。燕刺王傳

大雅卓爾不羣河間獻王近之。景十三王贊

劉德召見甘泉宮武帝謂之千里駒。本傳

肺腑。中山靖王勝傳又劉向傳

同姓末屬。劉向傳

宗室遺老。同上

河間王良宗室儀表傳

宗英敘傳

元狩五年沈猷侯受坐爲宗正聽請不具宗室耐爲司寇王侯子表

西漢會要卷六

宋徐天麟撰

帝系六

公主王主附雜錄

公主高祖如淳曰公羊傳曰天子嫁女於諸侯必使諸侯同姓者主之故謂之公主帝姊妹曰長公主諸王女曰翁主師古曰如說得之天子不親主婚故謂之公主諸王即自主婚故其女曰翁主翁者父也

太上皇女

昭哀后高帝姊初封宣夫人呂后七年尊曰昭哀后

高祖一女

魯元公主宣平侯張敖尙之孝惠時齊悼惠王尊爲魯元太后

文帝二女

館陶長公主竇后生女嫖文帝即位爲館陶長公主堂邑侯陳午尙之見外戚傳年最長故謂長公主

公主。周勃子勝之尙之見周勃傳。

景帝三女。

平陽公主。王皇后長女。本陽信長公主也。爲平陽侯曹壽所尙。故稱平陽公主。見衛青及霍去病傳。

南宮公主。王皇后次女。

隆慮公主。王皇后少女。並見王皇后傳。

武帝五女。

鄂邑蓋長公主。昭帝姊。燕刺王傳張晏曰。食邑蓋侯王信妻也。師古曰。爲蓋侯妻。是也。非王信信者武帝之舅。不取鄂邑主爲妻。當是信子頃侯充耳。

夷安公主。隆慮公主子。昭平君尙見東方朔傳。

衛長公主。外戚傳云。子夫生三女。長主。衛太子姊也。帝以妻樂大。見郊祀志。

諸邑公主。五行志。征和二年。巫蠱事興。帝女諸邑公主。陽石公主。皆下獄死。

陽石公主。見上。又武紀注云。二公主皆衛皇后女。

宣帝二女。

館陶公主。華婕妤女。名施。子定國。子永尙之。

敬武公主。張臨尙。臨死。元帝令薛宣尙。後王莽白太后。賜藥死。見宣傳。

元帝三女。

平都公主。傳昭儀女。

平陽公主。衛姬女。見中山衛姬傳。

潁邑公主。杜業尚。

王主。成紀。建始元年。張晏曰。王主。王之女也。師古曰。王主。則翁主也。王自主婚。故曰王主。

公主雜錄

諸公主家令門尉皆屬宗正。百官表。

主傳。東方朔傳。昭平君醉殺主。傳師古曰。傳姆也。

中府。東方朔傳。館陶公主中府師古曰。中府掌金帛之藏。

孝惠二年十月。齊悼惠王來朝。獻城陽郡以益魯元公主邑。尊公主爲太后。本紀。

江充出逢館陶長公主。行馳道中。充呵問之。公主曰。有太后詔。充曰。獨公主得行。車騎皆不得。盡効沒入

官。江充傳。

衛青父鄭季。以縣史給事侯家。平陽侯曹壽尚武帝姊陽信長公主。季與主家僮衛媼通。生青。青既尊貴。而平陽侯曹壽有惡疾。就國。長公主問列侯誰賢者。左右皆言大將軍。主笑曰。此出吾家。常騎從我奈何。

左右曰。於今尊貴無比。於是公主風白皇后。皇后言之。迺詔青尙平陽公主。衛青霍去病傳

王吉曰。漢家列侯尙公主。諸侯則國人承翁主。使男事女。夫詘於婦。逆陰陽之位。故多女亂。王吉傳

夏侯嬰曾孫頗。尙平陽公主。主隨外家姓。號孫公主。故勝公子孫更爲孫氏。夏侯嬰傳

博成侯張建。坐尙陽邑公主。與婢姦主旁。數醉罵主免。昭宣功臣表

和蕃公主

高帝罷平城歸。是時冒頓單于兵彊。控弦四十萬騎。數苦北邊。上患之。以問婁敬。敬曰。陛下誠能以適長公主妻單于。厚奉遺之。彼知漢女送厚。蠻夷必慕以爲閼氏。生子必爲太子。代單于。冒頓在。固爲子婿。死外孫爲單于。豈曾聞外孫敢與大父亢禮哉。可毋戰以漸臣也。若陛下不能遣長公主。而令宗室及後宮詐稱公主。彼亦知不肯貴近無益也。高帝曰善。遣長公主。呂后泣曰。妾唯以一太子一女。奈何棄之。匈奴上竟不能遣長公主。而取家人子爲公主妻單于。使敬往結和親約。婁敬傳

孝惠三年。以宗室女爲公主嫁匈奴單于。本紀

匈奴老上單于初立。文帝復遣宗人女翁主爲單于閼氏。使宦者中行說傳翁主。匈奴傳

孝景五年。遣公主嫁匈奴單于。本紀

孝武元封中。烏孫昆莫使使獻馬。願得尙漢公主爲昆弟。天子問羣臣議。許曰。必先納聘。然後遣女。烏孫

以馬千匹聘。漢遣江都王建女細君爲公主，以妻焉。賜乘輿服御物，爲備官屬宦官侍御數百人，贈送甚盛。昆莫以爲右夫人。昆莫年老，欲使其孫尙公主，公主不聽。上書言狀。天子報從其國俗。岑陬遂妻公主，生一女少夫。公主死，漢復以楚王戊之孫解憂爲公主，妻岑陬。西域傳

宣帝元康二年，烏孫昆彌上書，欲以漢外孫元貴靡爲嗣，得令復尙漢公主，結婚重親，畔絕匈奴。願聘馬羸各千疋，上遣使至烏孫先迎取聘。昆彌及太子左右大將軍都尉皆遣使，凡三百餘人入漢，迎取少主。迺以烏孫主解憂弟子相夫爲公主，置官屬侍御百餘人，舍上林學烏孫言。天子自臨平樂觀，會匈奴使者外國君長，大角抵設樂而遣之。未出塞，聞烏孫昆彌翁歸靡死，天子徵還少主。西域傳

先是烏孫昆彌歸靡，因長羅侯常惠上書，願以漢外孫元貴靡爲嗣，得復尙少主，結婚內附，畔去匈奴。詔下公卿議，望之以爲烏孫絕域，信其美言，萬里結婚，非長策也。天子不聽。神爵二年，遣長羅侯惠使送公主配元貴靡，未出塞，翁歸靡死。其兄子狂王背約自立，惠從塞下上書，願留少主敦煌郡，惠至烏孫，責以負約，因立元貴靡，還迎少主。詔下公卿議，望之復以爲不可。烏孫持兩端亡堅約，其效可見。前少主在烏孫四十餘年，恩愛不親密，邊境未以安。此已事之驗也。今少主以元貴靡不得立而還，信無負於四夷。此中國之大福也。少主不止，繇役將興，其原起此。天子從其議，召少主還。後烏孫雖分國兩立，以元貴靡爲大昆彌，漢遂不復與結婚。蕭望之傳